

《唐代墓誌彙編》覈校

曾 良

周紹良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1]，校勘較為精細，享有很高盛譽，被學術界所廣泛利用。然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再加上其中俗字衆多，書寫特點不一；大量用典，文句艱澀。因此，我們不能寄希望它畢其功於一役。為方便人們更好地研究，我們這裏將墓誌的一部分文字作進一步考校，即將《唐代墓誌彙編》中《千唐誌齋藏誌》具有的墓誌，用《千唐誌齋藏誌》的拓片加以覈校^[2]，目的是讓人們能更好地利用它。下面就將本人考校的部分條列於下，未當之處，請方家是正。

巨澄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〇—《大唐故關君墓誌之銘並序》：“瀾橫萬頃，似黃陂之巨澄；牆高數仞，類孔室之難覩。”（頁9）“巨”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叵”，是。“巨”與“叵”之形極似，我們何以知道作“叵”是正確的？這就必須聯繫上下文來考慮。“瀾橫萬頃，似黃陂之叵澄”是用典，謂似黃叔度器量深廣，不可測度。《世說新語·德行第一》：“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量深廣，難測度也。’”^[3]如果陂水淺少，就會澄之馬上就清了，擾之馬上就濁了；水量深廣，則人“澄之不清，擾之不濁”，故墓誌銘作“似黃陂之叵澄”是。若作“巨澄”，則清澈見底，其量度深淺就不是“難測”了。再說“叵澄”與“難覩”

對文。碑文通過“似黃陂之叵澄”、“類孔室之難覩”來讚揚關君的器量深廣，人難測度其深淺焉。

間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二九《故河陰縣主簿南陽張君墓誌》：“君瓌姿秀整，局度弘深，敷信義於州里，表孝敬於閨間。”（頁 28）“間”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闕”，是。

所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三一《唐故平原郡將陵縣令張君墓誌》：“三略神授，帷幄之策莫先；三篋靡遺，參乘之榮所重。”（頁 29）“所”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斯”字，當校改。

從播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五〇《唐故蒲州虞鄉縣丞王君之誌》：“君諱安，字海寧，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太原漢司徒允之後，周文王之苗裔。晉永嘉從，播宦居焉。”（頁 40）“從播”二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實作“播從”（頁 20），“從”作俗寫。竊謂“從”是“徙”之訛，當作“晉永嘉播徙宦居焉”。如貞觀〇九四《唐故開府右尚令王君墓誌銘並序》：“君諱仁則，字行規，琅耶人，漢諫議大夫、益州刺史吉之後，曾祖因官徙華陰也。”（頁 68）“徙”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原也寫“從”的俗寫（頁 30），是“徙”的訛字。

晉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九二《王賓墓誌銘》：“澤蔭百里，黎庶稱以仁慈；威肅一同，晉吏終無敢飯。”（頁 67）“晉”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實作“胥”，是。

黔晏

《唐代墓誌彙編》顯慶〇七〇《唐故宣義郎周君墓誌銘》：“每惟黔晏之妻，顧仁義而尊諡；秦嘉之婦，感恩情以送終。”（頁 273）“晏”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婁”（頁 133），實是“婁”的俗字。“黔婁”是，爲用典。《唐才子傳》卷七《方干》：“古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吊，問曰：‘先生終，何以諡？’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選，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而諡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爲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十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諡之以康，不亦宜乎。’”墓誌中還有用此典故的，《唐代墓誌彙編》景龍〇二九《故右臺殿中侍御史王君墓誌銘并序》：“夫人西河蘭氏，有杞婦之感，誓恭姜之節，誅則展禽加惠，諡則黔婁以康。”（頁 1101）

鳥

《唐代墓誌彙編》乾封〇四九《大唐李君墓誌》：“單鳥化履，獨鶴遊琴，文餘五永，山空九吟。”（頁 475）按：“鳥”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鳧”（頁 240），是。“鳧履”是用典，《史通通釋·採撰》：“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藝文類聚》卷五十《職官部六》“令長”條引《風俗通》云：“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4〕}

污

《唐代墓誌彙編》儀鳳〇二九《唐故尚書吏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並序》：“永徽二年授汾州司法參軍事；顯慶二年，轉齊州司法參軍事；三江帶野，輕險成俗，九河疏甸，狙詐實繁。”（頁 644）“汾”字，據《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沔”（頁 311），為“沔”的俗字。按：沔州是，在今湖北省。從後文“三江”“九河”之語看來，地屬澤國，應是指沔州，而非汾州。可比較小說描寫沔陽的文字，《古本小說叢刊》第三輯《平妖傳》第五回：“我聞得郢州一帶，有三江七澤之勝，你家祖公公傳下四句道：‘要做法中王，除非到沔陽；要去法中弄，除非問雲夢。’雲夢是兩個湖名，正在沔陽，萬山連繞。”^[5]

當陽侯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〇七《唐故南州刺史杜府君誌文并序》：“若夫陶唐氏之子孫，或在殷而在夏；當陽侯之祖禰，亦立事而立功。”（頁 797）按：“當陽侯”無解。“侯”字，細察《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是“侯”的俗寫（頁 381），是。《唐代墓誌彙編》長壽〇二三《大周處士張君墓誌銘并序》：“高志非榮，望公侯而靡繼。”（頁 849）可比較《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侯”字的寫法（頁 412）。“當陽侯”指杜預，此墓誌主人姓杜，故言及杜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世說新語·方正》：“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土悉祖。”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6]故杜府君的祖先，“亦立事而立功”，並非虛言。

撫兒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二六《大周朝散大夫行鳳閣主書皇甫

君故妻南陽縣君張夫人墓誌銘并序》：“哀纏遺掛，恨起安仁之詞；慟感撫兇，寧有子休之樂。”（頁 811）“撫兇”義不可通。“兇”字，據《千唐誌藏誌》原碑拓片作“𠄎”（頁 390），是“瓮”的俗寫，可比較《唐代墓誌彙編》如意〇〇三《大周故文林郎楊府君墓誌銘并序》：“座唯瓦器，斂以時服，素棺黃壤，歸其速朽。”（頁 830）其中“瓦”字的寫法，《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就同“瓮”俗寫的下部（頁 400）；又可比較《千唐誌齋藏誌》四四三《唐故營繕監左右校尉署令宣德郎張君夫人關氏墓誌銘并序》“或甄同穴之典，爰□合空之儀”中“甄”字“瓦”旁的寫法（頁 443）。“瓮”即“盆”的異體，《廣韻·魂韻》：“盆，瓦器，亦作瓮。”“子休”是莊子的字，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莊子序》：“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撫瓮”就是擊盆、叩盆。此句為用典，據說莊子妻死時惠施往吊，見莊子正箕踞鼓盆而歌。《莊子·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順便說一下，“哀纏遺掛，恨起安仁之詞”也是用典，潘岳傷痛悼妻，著有《悼亡詩》三首，其中有云：“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7]

訓

《唐代墓誌彙編》長壽〇二六《大周故司宮臺內給事蘇君墓誌銘並序》：“惟公志烈冰霜，藝優刀筆，驅馳六寢，出入兩朝，授唐溪之言，終宵不寐；□溫室之樹，竟席無訓。”（頁 851）“訓”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訓”（頁 413），是。“訓”為酬答、回答義，“□”似可擬補為“問”字。此為用典，謂言語謹慎，不泄漏宮中之事。“溫室”指溫室殿，漢代長樂宮中的一殿名。《漢書·孔光傳》：“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金樓子》卷二《戒子篇五》：“昔孔光有人問溫室之樹，笑而不答，誠有以也。”^[8]《舊唐書·楊師道傳》：“貞觀七年，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

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飲其餘風，所庶幾也。’”

賈宗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三〇《大周故中散大夫行澤州長史楊正本妻歸義縣君韓墓誌銘》：“專城宰邑，刺舉褰帷，雖郭伋之牧□，賈宗之臨冀，無以過也。”（頁 948）“□”《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有所漫渙，再據文意，可知是“并”字（頁 464）。“宗”字，拓片也稍漫渙，可認出是“琮”。這是用典，可比較：《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一五《皇朝故潞州司法秦君墓誌銘并序》：“公褰帷坐理，賈琮名冠於兩河；叱馭從官，王尊聲播於三蜀。使人以信，郭細侯之蒞并州；當宦以清，吳處默之臨廣部。”（頁 935）郭伋字細侯。《後漢書·賈琮傳》：“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

畫諾

《唐代墓誌彙編》久視〇一四《大周故朝散郎行鄧州司法參軍事袁府君墓誌銘并序》：“公弘度撫氓，寬和導俗，不邀榮於畫諾，豈竊美於坐嘯。”（頁 977）按：“畫諾”不辭，當作“畫諾”，即簽押。“畫”字，《千唐誌齋藏誌》拓片正作“畫”（頁 482），是“畫”的俗字。又同碑：“濯鱗北海，隨牒南陽，王諾流譽，坐嘯傳芳。”（頁 977）“王”字不通，據《千唐誌齋藏誌》作“主”（頁 482），是。這是用典，《文選》謝玄暉《郡內登望》：“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李善注引《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9]《史通通釋·辨職第三十五》：“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倖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

拔篆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〇四二《大周故潞州司士參軍高君誌文并序》：“拔篆連彙，拾芥登科，解褐豫州參軍，從班例也。”（頁1020）按：“拔篆連彙”不通，“篆”當作“茅”，源自《易經》，今十三經本《易·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10]“彙”為類之義，而古籍引此語作“拔茅連茹”，恐今本傳抄有誤。《前漢紀·孝元皇帝紀》卷第二十二：“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三國志·魏志·崔林傳》裴注引《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11]《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二《草部下》“茅”條引《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薑彙非一”，劉淵林注曰：“彙，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彙非一也。”《後漢書·竇武傳》注：“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群賢也。”《集韻·宵韻》：“茅，管也。《易》：‘拔茅連茹。’鄭康成讀。”^[12]碑誌的“篆”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正作“茅”（頁503），是。

日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〇五三《周故隴西李君墓誌銘并序》：“擯俗誹世兮少微隕日，千秋萬歲兮松隧青青。”（頁1029）“日”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〇”（頁510），是。“〇”是武周新字的“星”字；而“日”字是“〇”中有“乙”，故校作“日”非。如《千唐誌齋藏誌》五一—《大周宣州涇縣尉杜府君故夫人孫氏墓誌銘并序》：“高壘名墟，〇分井絡。”“〇”字，《唐代墓誌彙編》錄作“星”（頁1032），是。又“少微隕〇”文意暢通，少微是處土星，又稱士大夫星。《漢書·天文志》：“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漢書·李尋傳》：“少微處土，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

膺

《唐代墓誌彙編》上元〇三六《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定州刺史上柱國爾朱府君墓誌》：“地靈人膺，亦何代而無焉。”（頁 618）“膺”字文意不通，從讀通辭例的角度就知其有誤。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儻”（頁 297），即儻字，當校改。今或寫作“俊”，同。可比較：《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三七《蕭錄事公墓誌銘并序》：“射策金門，登甲科而取儻。”（頁 954）此“儻”字，原碑的寫法與上文俗寫同（頁 466）。

而資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〇四《大周常州司法參軍事柳君故太夫人京兆杜氏墓誌銘並序》：“而資雅令，神用虛明，飾婉嫵以爲身文，佩幽閑而成性與。”（頁 795）按：“而資”當校作“天資”，此碑文爲隸體，此碑隸寫“而”“天”無別，可參後文“及乎所天捐館，憂毀不形”中原碑“天”字的寫法。可比較：如意〇〇三《大周故文林郎楊府君墓誌銘並序》：“有子崇祖，孝友淳至，稟乎天資，養親之道，歡兼水菽。”（頁 830）“天資”二字，《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的寫法（頁 400）與上文“天資雅令”的“天資”相同。

又天授〇〇四《大周常州司法參軍事柳君故太夫人京兆杜氏墓誌銘並序》：“而道無親，何益謙之不驗；神介以福，乃敝室之無褻。”（頁 796）“而道”當校作“天道”。

言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〇四四《大周故岷州刺史張府君墓誌銘并序》：“上元元年，從崔智言於清海道破吐番，授游擊將軍。”（頁 1022）“言”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晉”（頁 505），是“辯”的俗字；或作“晉”。《正字通·言部》：“晉，晉字之譌。”崔智

辯，史有其人，《新唐書·高宗皇帝紀》載：麟德二年，“是春，疏勒、弓月、吐蕃攻于闐，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救之。”

月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一四《瀛州文安縣令王府君周故夫人薛氏墓誌銘并序》：“夫人親潔至誠，深祈景祐，七月七夜誦《妙法蓮花經》，君姑所苦，應時康復。”（頁 898）“月”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武周“日”的俗寫（頁 435）。“七日七夜”是。

□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一九《大周故朝請大夫行司禮寺主簿趙公墓誌銘並序》：“公天稟淳粹，地□膏腴，西序橫經，未屑情於拖紫；南臺射冊，即揚名而拾青。”（頁 901）“□”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處”的俗寫（頁 437）。又：“秩滿，轉太子右衛率府倉曹，尋授朝請大夫□州司功參軍。”（頁 901）“□”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鴻”字。又：“袁甫之臺閣不□，梁竦之州縣徒勞。”（頁 901）“□”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願”（頁 437），是“願”的俗字。

榮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三六《大周故同州白水縣令下博孔君墓誌銘並序》：“富仁寵義，表禮多聞，榮洽二權。”（頁 953）“榮”字，據《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策”，是“策”的俗字。

樞衣

《唐代墓誌彙編》乾封〇〇六《大唐故左衛長史顏君墓誌銘並序》：“公幼姿玉映，夙譽金鏘，志學樞衣，敝霧氛於超序。”（頁 445）按：“樞衣”無解，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樞”（頁 230），是。

《說文》：“樞，綯也。一曰樞衣升堂。”上文“樞”就是提起、提挈義。《集韻·虞韻》：“樞，褰裳也。”《禮記·曲禮上》：“毋踐履，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陸德明《釋文》：“樞，苦侯反，提也。”^[13]《唐代墓誌彙編》乾封○五○《唐故虢州閿鄉縣丞孫君墓誌並序》：“爰自弱齡，肩隨大學，樞衣請業，鄙百遍之淹通。”（頁 476）

又《唐代墓誌彙編》天授○三一《故朝議郎行辰州司倉參軍事屈突府君墓誌銘並序》：“卑以自牧，載懷旌德之門；學以從政，即事樞衣之序。”（頁 814）“樞”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樞”（頁 394），是。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一七《唐故岐州雍縣尉太原王君墓誌銘并序》：“逮乎器光琢玉，業蘊贏金，帝學盛樞衣之儀，王庭有觀光之美。”（頁 937）“樞”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樞”（頁 458），是。不能校為“樞”。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四二《大周故潞州司士參軍高君誌文并序》：“兄樞衣負笈，蘊道懷經，孝以心淳，忠由義立。”（頁 1020）“樞衣”當校作“樞衣”。“樞”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正作“樞”（頁 503），是。如《唐代墓誌彙編》長安○四三《大唐故蒲州猗氏縣令□府君墓誌銘并序》：“樞衣問道，聰穎冠於環林。”（頁 1021）

醬

《唐代墓誌彙編》乾封○一一《大唐故歙州司馬來君墓誌銘並序》：“豈謂壁碎□□，劍匿充芒，輔德之義或違，沃醬之期奄及。”（頁 449）“醬”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酌”（頁 231），是。“沃酌”指用酒漿等祭神魂。蘇軾《念奴嬌》：“人生如夢，一樽還酌江月。”

一

《唐代墓誌彙編》上元○○六《□唐故滄州東光縣令許君墓誌銘并序》：“爰以妙年，一從筮仕，屬地維絕紐，陰靈弛馭，枚紵之選，

允寄時髦，貞觀十年，以門調爲太穆皇后挽郎。”(頁 596)“一”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是“言”(頁 292)，當校改。

交

《唐代墓誌彙編》上元〇〇九《大唐故處士左君墓誌銘并序》：“交標集鳳，凌逸氣於雲莊；武架甘蠅，飲餘良可霜岫。”(頁 598)原碑確作“交”字，據文意，“交”當是“文”之訛無疑，形近而訛。“文”與“武”對文。

青鳥

《唐代墓誌彙編》上元〇三三《唐故忠武將軍德從弟李公夫人魏氏墓誌銘并序》：“青鳥相墓，白馬臨塋。”(頁 616)“鳥”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烏”的俗寫(頁 296)，是。“青鳥”此義或有字面作“青烏”者，也是“青鳥”訛誤而致。

高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二一《大周故陳府君墓誌銘並序》：“夫君挺秀，惟高降神，中林撫翼，清流振鱗。”(頁 807)“高”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嵩”(頁 387)，是。

天地

《唐代墓誌彙編》如意〇〇二《故上騎都尉李君墓誌》：“公資芳蘭畹，孕粹瓊峰，產騏驥於天地，籟景之姿千里；挺豫樟於地紀，梢雲之幹七年。”(頁 829)“天地”二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天池”(頁 399)，是。“天池”與“地紀”對文。

食

《唐代墓誌彙編》長壽〇三四《大周故朝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行

澤州司馬清河張府君墓誌銘并序》：“既而獻脆羞甘，食資厚祿，安親捧檄，每喻奔林，求爲雅州司兵，行其志也。”（頁 857）“食”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良”（頁 419），是，當校改。“良資厚祿”即確實須資憑厚祿。

析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二一《大周上騎都尉姚君墓誌銘并序》：“山木斯析，友朋云亡，凋我杞梓，瘞我珪璋。”（頁 903）“析”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折”（頁 438），是。

俎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三〇《唐故營繕監左右校尉署令宣德郎張君夫人關氏墓誌銘并序》：“原夫白水闡其鴻規，清河隆其茂緒，龜符雜選，事涵光乘之珍；貂俎陸離，竟蘊連城之價。”（頁 908）“俎”字文意不暢，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組”（頁 443），是。“貂組”指代官宦，與“龜符”對文。組即組綬。

鈴

《唐代墓誌彙編》神功〇〇二《唐故白州龍豪縣令呼延府君墓誌銘并序》：“子通議大夫行左玉鈴衛兵曹參軍直麟臺纂等。”（頁 913）“鈴”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鈴”（頁 286）。《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四三《大周故唐州司馬上柱國閻府君墓誌并序》：“功高定遠，拜右玉鈴衛大將軍，封漁陽縣開國公，仍充懷遠軍大使。”（頁 959）《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四八《周故明威將軍守右鷹揚衛貴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并序》：“至垂拱四年正月十一日恩制授明威將軍，守右玉鈴衛三交府折衝都尉、上柱國。”（頁 963）

寥沉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〇三《大周故傅君墓誌銘并序》：“天地寥沉，草樹衰歇，對此陳柯，吞恨已多。”（頁 924）“沉”字，據《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沝”（頁 449），是。或說“沝寥”，義同。宋玉《九辯》：“沝寥兮，天高而氣清。”^[14] 沝寥，曠蕩空虛貌。其他墓誌整理也有將“沝”錄作“沉”的，《全隋文補遺》卷三《呂胡暨妻李氏墓誌》：“蕭索之野，沉寥之天。邛山帶隴，金谷墳前。哭聲不絕，相逢愴然。”^[15] “沉寥”當作“沝寥”無疑。

曰致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一三《唐故至孝右率府翊衛清河崔君墓誌銘并序》：“嗚呼！夭喪一途，情理曰致，豈若丘吾赴水，懷欲養之悲。”（頁 934）“曰”字，文意不通，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百”（頁 456），是。“百致”謂百種（言各種各樣）導致夭喪的情況。

巳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二八《大周故瀛州文安縣令王府君墓誌銘并序》：“營道者心，爲仁由巳，教弘三德，志屈百里，娉娉太丘，留連聞喜。”（頁 947）“巳”字，據文意當作“己”。《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正作“己”（頁 462），當校改。

回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三六《大周故同州白水縣令下博孔君墓誌銘并序》：“謙尊而光，得之於回象。”（頁 953）“回”字，據《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四”（頁 645），是。“四象”與前文“五行”對文。“四象”是《易經》術語，《周易·繫辭上》：“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蓋明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四八《周故明威將軍守右鷹揚衛貴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并序》：“器宇宏遠，迥出雲霄，玄度之月蓋明，元規之風難穢。”（頁 963）“蓋”字不通，《千唐誌齋藏誌》拓片作“益”（頁 473），是。

校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四八《周故明威將軍守右鷹揚衛貴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并序》：“世家列傳，我巢本校，鸞棲鵲座，人居鳳池。”（頁 964）“校”字不通，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枝”（頁 473），是。

一枰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六三《皇甫君墓誌》：“暗寫一枰，默記三篋，辯中堅白，口內雌黃，遠取異人，未之過也。”（頁 1036）“一枰”當作“一秤”。“秤”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枰”（頁 513），是，指棋枰。“暗寫一枰”就是指棋亂後，能把一枰棋重布如舊，又稱“覆局”；也用以形容聰慧。《陳書·陸瓊傳》：“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南史·到溉傳》：“溉弈棋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棋比勢，復局不差一道。”（頁 679）《舊唐書·張蘊古傳》：“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為州間所稱。”《唐代墓誌彙編》景龍○二七《唐故王府君墓誌銘并序》：“覆局背碑，口誦目數。”（頁 1099）

表改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六《大唐故朝議郎行司僕寺長澤監王君之墓誌銘并序》：“實謂漢代得人，周行是最；替月表改，冰壺入

神。”(頁 1047)“改”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政”的草寫(頁 517),是。“表政”即彰顯政績。可比較《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二八《大唐故中大夫上柱國行婺州東陽縣令桑君墓誌銘并序》:“君化洽侵星,政成朞月,中都莅職,可爲溥天之範。”(頁 1060)

書謠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〇六《大唐故朝議郎行司僕寺長澤監王君之墓誌銘并序》:“但以疾同玄晏,頗溺書謠;材冠鎮南,常嬰傳癖。”(頁 1060)“書謠”文意不通。“謠”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淫”(頁 527),是。皇甫謐,號玄晏先生,被稱爲“書淫”。《晉書·皇甫謐傳》載: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藝文類聚》卷四十九《職官部五》“太常”條引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想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砌岸,無以異也。”

長本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〇六《大唐故朝議郎行司僕寺長澤監王君之墓誌銘并序》:“豈期時不我與,亭伯見棄於長本;天道無知,公明不享於遐壽。”(頁 1060)“長本”費解。“本”字,《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有所殘缺漫渙,在於“本”和“季”字之間(頁 527),當作“季”。“長年”與“遐壽”對文同義。

多祐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三〇《唐贈太子中舍人丹陽甘府君墓誌》:“含道蘊德,自實流根,子孫多祐,公侯必復。”(頁 1062)“祐”當作“祐”。類此的有“多祉”,《唐代墓誌彙編》景龍〇二九《故右臺殿中侍御史王君墓誌銘并序》:“爲仁由己,膺

受多祉。”(頁 1101)

以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五〇《大唐河間邢君故劉夫人墓誌銘并序》：“遇白蛇而啓祚，因赤伏以開祥；歷九五以虬飛，出四六之豹變。”(頁 1075)“以虬飛”之“以”，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之”(頁 539)，是。

直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五〇《大唐河間邢君故劉夫人墓誌銘并序》：“德行圓滿，風神挺特，雅操自整，貞亮爲直。”(頁 1075)“直”字，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亘”(頁 539)，是。

牽好

《唐代墓誌彙編》景龍〇二一《唐故冀州南宮縣尉邢君墓誌并序》：“於是凝神太素，牽□丘園，景慕古人，式旌行樂。”(頁 1097)“□”，據《千唐誌齋藏誌》原碑拓片作“好”(頁 544)，是。“牽好”即攀好，愛好。

注釋：

[1]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爲方便讀者覈對，以下引《唐代墓誌彙編》，在文後直接標明頁碼。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千唐誌齋藏誌》，文物出版社影印，1983 年版。

[3]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 3 頁。

[4]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10 頁。

[5]《古本小說叢刊》第三輯《平妖傳》，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 609 頁。

[6]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第 163 頁。

[7]參蕭統《文選》卷二三，中華書局影印，1977 年版，第 330 頁。

[8]梁元帝《金樓子》，引自《百子全書》，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 年版，第 901

頁。

〔9〕蕭統《文選》卷三〇，第 431 頁。

〔10〕《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 28 頁。

〔11〕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 679 頁。

〔12〕丁度《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5 年版，第 180 頁。

〔13〕《十三經注疏》，第 1238 頁。

〔14〕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64 頁。

〔15〕韓理洲《全隋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0 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